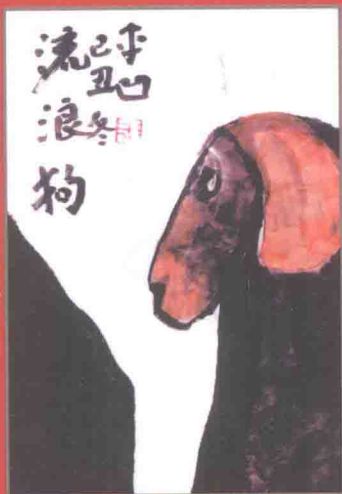


贾平凹作品

第

13

卷



五魁

贾平凹 著



译林出版社

五魁

贾平凹 著



贾平凹作品

第

13

卷



译林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五魁 / 贾平凹著. —南京: 译林出版社, 2015.5

(贾平凹作品)

ISBN 978-7-5447-5339-5

I. ①五… II. ①贾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5) 第051155号

书 名 五 魁

作 者 贾平凹

责任编辑 王振华

特约编辑 段颖龙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译林出版社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, 邮编: 210009

电子信箱 yilin@yilin.com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yilin.com>

印 刷 三河市祥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

开 本 710×1000毫米 1/16

印 张 30.25

字 数 445千字

版 次 2015年5月第1版 2015年5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447-5339-5

定 价 76.00 元

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

目 录

人 极	1
黑 氏	24
火 纸	55
太白山记	75
遗 石	110
烟	160
美穴地	179
白 朗	213
五 魁	258
晚 雨	301
佛 关	352
观 我	404
艺术家韩起祥	447

人 极

商州有俗：朋友之交，亦称亲家；亲到极处，若妻室各有身孕，又分别生产一男一女的，长大便做夫妇。此俗陈陋，却有野味，虽缺乏时代精神，但山地的经验是，长大恋爱的不一定百年会偕好，自小指腹成婚的，却未必终生无幸无福。

商南光子，姓张，二十年前指腹在洛南，洛南拉毛出生偏也是男儿，两厢生世不能完婚，却信缘法，从此认作兄弟，往来年长日久。后，父辈亡故，两人愈加依靠，学得剿猪骗驴手艺，在乡里串游谋生。“文革”二年，社会混沌，光子到拉毛家住下，两人结伴行走，身影从不分离。又一年，搞清查运动，闹哄哄挖出一宗大案，曰“卫刘总队”。刘，刘少奇。保卫刘少奇，冒天下之大不韪也。故涉及面甚广，先后百余人被镇压，被投狱，被管制。光子心寒，思想逃脱是非之地回商南去，拉毛说：“先人讲，盛世宜方，乱世宜圆，你黑红组织未参加，只靠手艺巧要饭，咱怕了怎的？过了今夏，到冬里再做回去打算吧。”光子又住过一月。此日天气突然转凉，传说洛河上游下了大雨，两人一早从南山剿猪返回，买了一壶酒在炕上坐喝。隐约听得有阵阵闷响，以为打雷，却见母猪并未在屋里叨草进窝。又喝，窗外巷里已有脚步嘈杂，旋听人喊：“水下来了！”就呼呼隆隆有了吼音。出门看时，村人皆拿了捞兜和背篓往河边跑。拉毛说：“快走，咱也发发财去！”洛河水，年年涨水，涨时，上游的柴草、木料就浮在浪头，下游的人趁机打捞，叫“发水灾财”。到了岸边，夕阳正落得满河，浊水漫沿儿，浪头上什么样的物什都有。村人已占据了每一个突出的岸崖，赤裸裸立定那里，持长长的捞兜打捞。拉毛说：“咱到上岸去，那里站脚不好，

却能捞得更多东西。”到上岸，也剥了精光，用热尿揉搓了肚子，抓污泥涂了腿根处那块部位，拉毛便瞅定一根木料，刷地甩出虎爪钩，不偏不倚抓在木头的一端，努力收绳，木料悠悠而来。提上岸，两人大悦，坐下吸烟，其时夕阳收尽，满河已退苍黄，水声之外，一切俱寂。正念叨木料价值，忽闻风起萧萧，崖湾下河芦偃折有声，注意间，风声渐近，身后毛柳摇曳，俄而河面出现一黑物，浮浮沉沉而下。思未定，那黑物急到崖下，铿锵一声，触崖石又旋转而去。光子看时，见是一枯树桩，急呼拉毛，拉毛早甩出虎爪钩，牵了树桩收绳。却又在河芦丛中牵制住，拉扯不动，险些将拉毛闪落水中。拉毛说：“兄弟，莫非有了水鬼，怎拉不动？”光子说：“那里是河芦丛，必是被挂住了，我下去看看。”光子也是水豹人物，当下口叼了一把砍刀，溜下水去，眨眼间到了树桩前，钻没下去，又浮出头来脸色大变，拉毛说：“是河芦挂住了，还是毛柳挂住了？”光子说：“怪了，肉肉的，像是个人。”拉毛大骇，说道：“是人？一定淹死的。快上来，别让水鬼拉了替身！”光子却又钻下水，拉毛说：“死了还抱着树桩，既是死了，用刀砍了那手，看他还拉不拉？”光子再又钻下水，再出来，手中扬着一片破布，上有花纹，叫道：“是个女的，她是双手抱着树桩，身子被河芦缠住了。”拉毛便见水面上浮上一团碎河芦，后就是一个人被托上树桩。光子冒出脑袋喊：“收绳，收绳！”树桩及人靠了岸边，光子先将死尸背上来。拉毛说：“洛河涨水，哪一回不淹死人？人已死了，你背着作甚？”光子说：“她心口还热着。就是死了，上游的家人来找，也做一场好事吧。”女尸放在树下，两人定睛看时，其女年轻，面润如生。揣试心口，果有余温，忙活动双膊，压腹倒水，捏掐人中，那女子双目紧闭，鼻间有了气息。两人一时沉默，相互对视，光子说：“此人命大，她又活过来了！”拉毛说：“这人活该是冲咱们来的。”两人背了回去，在牛背上驮了溜达，又吐出许多清水，放在炕上让其清醒。村人得知，全来相看，有懂中医的，掏洗了口中、耳内淤泥，以酒擦胸，用薄荷搓了前额鼻根，便各自散去。入夜，兄弟两人在堂屋挑灯喝酒，等候女子醒来。鸡叫头遍，卧房里窸窣作响，看油灯时，光芯扑闪数下，屋内更加幽暗。两人好生疑惑，起身欲进卧房，但布帘一挑，那女子斜斜靠在门框，头发蓬乱，却弱态生娇，眼波流慧，艳丽从未

见过。光子说：“你醒来了，你还能站起来？”女子静静看着两人，身子就慢慢跪下去，灯光落在脸上，有两道泪痕，说：“二位大哥，是你们救了我？”拉毛忙过来扶她起来，让坐炕边，让她喝酒，女子竟也不推辞，接酒就喝了。光子说：“你才醒来，不敢喝酒，做些拌汤喝吧。”兄弟两人就生火做饭，女子慢慢喝下，渐渐有了气力。光子又和拉毛喝酒，喝得醉眼蒙眬，问那女子话，得知女子名叫亮亮，吉川人，路过洛河时，突然洪水下来，卷了而去。问家里还有何人，却缄口不语，眼泪汨汨流下。酒壶喝干，拉毛又取酒喝，眼即瞻顾女子，停睇不转。女子发觉，头便垂下。拉毛说：“亮亮，是我们救你上来，你知道不，你鼻子都不出气，手还抱着树桩不放哩！”说着嘿嘿直笑，不能自主，拍着光子说：“兄弟，先人说，救人一命，胜造七级浮屠，你我今生还做了这桩好事！”光子见他酒劲发狂，忙去制止，拉毛却溜下炕，醉作烂泥。女子说：“大哥，我亮亮记着你们恩德，现我无一相报，等我有了一日，定来重重谢酬！”就起身出门要走。光子说：“亮亮，你这是到哪里去？”亮亮说：“我也不知道。”光子说：“这三更半夜的，你一个女子，身子又刚刚好，你能往哪里去？我们兄弟二人是粗人，心却不坏，既然救你上来，也不是为了什么报答，你夜里就睡在卧房，明天再走。我背他到牛圈楼上去睡好了。”亮亮还要推辞，光子已背了拉毛竟走了。

翌日，光子起来，天麻麻作亮，想起昨日早晨答应给镇子几家去劊猪，就叫道：“拉毛哥，起来，不早了！”拉毛却昏沉不醒，嘴里咕咕着，双眼不睁，而且丑陋地躺在那里，口角流出一摊涎水。光子笑骂一句：“你就死睡吧！”拉被子将他盖好。夜里在牛圈楼上的草窝里，两人合盖了一条被子，草窝里虻蚤，咬得浑身疙瘩，光子就暗笑夜里酒喝得多了，竟能睡得那么浓！扑索了头上的草屑下楼，堂屋的门还关着，叫过了一声，又觉得不妥，寻思道：这女子天明就走，也顾不得送了，转身就独自往镇上去。镇子并不远，短短的一条街面，平日里寂寞寞，昨日里也有人去河里打捞，门口就堆了许多河柴。街这边的门里照例坐有妇人，脚下放着针线筐篮，一边儿在头上篦针纳着鞋底，一边儿和街那边门口的妇人说话。那妇人是坐在织布机上的，脚一踏，手一扳，云扳起落，木梭飞动，嘴里应和着昨日落河沿的事。一个说：“昨日那水发得可大，街口刘家劳力多，捞了十根木椽。”

一个说：“听说又死了好多人。掌柜说，眼瞧着河心漂下一个木盆，里面坐了一个妇人喊救命，浪就翻了，再没踪影。”一个说：“听说吗，劊猪的拉毛两兄弟捞了一个女的，捞回去却活了！”光子一出现在街口，妇人就不说话，家家门里有头探出来，嘻嘻望着他笑。光子进了一家，主人早备了酒等候，几杯下肚，面热耳赤，当下从猪圈提出一条猪来，光子蹲在那里，一脚踩了猪后腿，手在后腰带上摸，抽出一刃刀子，寒光一闪，就在猪腿根后划出血口，指头再一勾，拉出血淋淋的一节东西，操弄一会儿，用刀子割下一个疙瘩来，说：“就是这东西，使它不得安然！”丢下让猫吃了。旁边一人说：“光子你好作孽！有那一点东西，活着才有情有乐呢。”光子也笑道：“有情有乐，才招来有祸有悲的。”众人大笑。一妇女骂道：“光子贱小子，你说得那么好，你怎不自己劊了自己？洛河里淹的什么人没有，偏偏就要捞出一个女子！”光子说：“嫂子，可不敢说这话，我和拉毛哥捞那女子，却没那个歹心！”当下缝了猪的伤口，放生而去，洗手坐下又喝酒。酒到七成，主人说：“光子，听说捞上来的女子长得白漂漂的？”光子说：“生得出脱，不像是托生在农家的。问她的家世，她却不谈。”主人说：“这就奇了，怕是外边来的。现在世事乱，这号女子时常有，你老大不小了，也该拾掇一个女人。既然让你们救了她，也活该前世有缘。”光子倒生了气，说：“你也是贱看人，我兄弟俩救人，不是为了得老婆。她一早怕就远走高飞呢！”说罢，气氛尴尬，不欢而散。光子心里纳闷，他不明白镇上的人怎么会这么看他，真是社会混乱，人心也都齷齪！光子偏颇，有些谁也信不过的了，就贪那酒，将所得的酬金全丢给镇上的酒馆，揣一个瓶子，一边儿往回走，一边儿喝，脚下就拌起蒜来。才到拉毛家一推门，门掩着，哗地倒地上，一口秽物吐了出来，同时却听见卧房里“啊！”的一声。光子说：“拉毛哥！”卧房里却悄然无息，窗子响了一下，有人似乎在跳出去。光子生疑，以为贼，卧房里就走出亮亮，头发乱乱的，蛾眉初颦，两腮赤红。光子大惊，说：“你还未走？！”亮亮不语，拿怯怯的目光看他。光子又问：“拉毛哥呢，谁在卧房？”走进去，炕上狼藉，炕下一双拉毛的草鞋，界墙头放着拉毛的烟袋。光子醉眼看亮亮，亮亮却猫儿似的浑身在抖，未等光子再问，便跪下来说：“是我不好，光子哥！你不要怪他，是他救了

我，他提出那事，我报他救命之恩。”光子骇绝，一耳光竟将亮亮扇倒在地，出门到后窗外找拉毛，没有人影，空留从窗上跳下的一双脚印。回来一拳将柜上的面罐打碎，吼道：“牲畜，牲畜！”瓦罐瓷片刺破了手，血水在流，人靠在柱子上呆得像一尊石头。

拉毛当时正躲在牛圈，半个身子仄在草粪里不敢出声，悔恨做了伤天害理之事。听光子臭骂打砸，一直待过半日，屋里渐渐安静，灰沓沓地出来，见门板上一行炭写的字，近去看了，是“猪狗不如！”忙里外寻找，未能找见，知道光子是一怒回商南去了。第二天搭车去见光子。三天后到商南，光子果然在家。兄弟相见，拉毛跪倒在尘埃里磕头。光子只是不理，起身去厨房做饭。端上来，满当当一碗面条。拉毛揣思：光子肯饶我了。饿口急吃，吃到一半，碗底却是料豆和禾草节，明白光子在拿喂驴的东西辱他为牲畜。顿时羞愧不已，顺门出去，一条绳索吊在村后的柿树上。光子得到消息，赶去时，拉毛浑身已经僵硬。大悔，痛哭得死去活来。后移尸院里，搭芦席设了灵堂，重金买置棺木寿衣，埋葬在自己屋后的谷子地里。见天三餐盛一碗饭供在灵前，人也精神恍惚，无心无劲打发日子。如是三载，不谈婚事，不近女色，蓬首垢面，形如饿鬼，村人以为痴傻。

来年，商州大旱，到处田地龟裂，庄稼歉收，出门讨要的人甚多。光子一人养活一人，倒也罢了，每日里吃饭，村巷四邻的孩子就坐门口，眼巴巴瞅着他吃。光子骂一句：“全是爹娘教唆的！”却未免将锅里的饭拨一勺打发孩子去。忽一日，光子在锅里炒了荞麦皮和红苕干，又炒了半升大麦，掺和了在碾子上碾炒面。石碾子重，累得他满头是汗。正低头推着，却觉得顿时轻了许多，抬头看时，碾杆那头帮推的是一个女人，面陌生，一副苦容，当时就愣了。那女人见了光子看她，苦皱皱地笑，说道：“这位大哥，你不嫌弃我帮你吧？”光子问：“你是谁？哪里人？”女人说：“我是南山的，出来逃命的。我帮你推了碾子，你能打发一碗炒面给我就是了，大哥！”光子最害怕的是女人，当下自己倒不自在起来，忙说：“使不得的，这使不得，我给你一碗炒面，你快走吧。”便从筐篮里舀了一瓢罗过的炒面倒女人的布袋里，自个儿又低头推碾。女人却并不走，又来帮着他推，后来就替他罗炒面，右手中指上戴一枚黄铜顶针，磕着罗帮，节奏蛮是中

听。光子停下来，拿眼看她，女人是副大脸，颧骨突出，眉毛很淡，似乎看着只有一半，左耳下豆大一颗黑痣，使这张脸有了几分媚态。不觉神思飞扬了一阵。猛然间却想起拉毛的事，满腔火烧，过去把罗收了，催那女人快走。女人茫然立起身，说：“这位大哥，你也别上怪，我在这里也是住了上十天时间，谁家的活都帮过，我不是坏女人的。”说罢旋脚而去。此后，光子果然得知这女人叫白水，帮过每一家做活，赚得吃喝，夜里就睡在二郎庙里。二郎庙在村南，先前供有一尊泥像，麦秋二料了，生产队在里边存放粮食。曾有人夜里睡在那里，三更时分，就听得大梁上“叭叭叭”地从这头一直响过那头，然后万籁俱静；夜夜如此，疑为鬼祟，无人再敢投宿。后泥塑被掀了，二郎神的两颗瓷烧的明如宝珠的眼睛嵌在庙墙上，庙窗捣烂，两扇门也在风里呼地打开，呼地合上。光子真不知道这白水是怎么在那里过夜的。

一日，村里一位叫秃子的，来光子家闲聊，挤眉弄眼地说：“光子，你没去过二郎庙？”光子说：“去那作甚？”秃子说：“我不信，好多人都去过了，那里有了神。”光子说：“什么神？你说话嘴上要有点关子，莫让造反队的知道了，说你个封建残余！”秃子说：“就是造反队的常去呢，那神就是南山那个白水。”光子骂道：“你造孽！”秃子说：“第一夜他们去，连毛也没沾上，那女人拿了一把刀，谁敢近身？第二夜三更天里，把那白水就按住了……”光子把秃子推出门，没让他再讲下去，以为信口雌黄。不久，村人就议论起来，说白水在二郎庙里做饭，没柴烧，捡了村头猪羊骨头烧，臭气呛人，又说她在河畔的芦苇地里，专剥死婴身上的裹布，回来洗净了又卖给村人做鞋底“咯本”，队长拿了鞭子抽过她，赶她出去。光子就不明白白水为什么不离开，担心她真会出事。果然不出三天，一个黄昏里，光子在巷口遇着队长，队长那时也“造反”，拉住说：“光子，革命不分先后，你革命不革命？”光子说：“不革了怎样，革了又怎样？”队长说：“不革了就没观点，没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。要革了，晚上和我到二郎庙去，白水不走，我们已经怀疑她一定是逃避运动来的，不是好人，夜里要去审问她。”光子说：“那好吧，我就革哩！”当下五人往二郎庙，光子心里就叽咕：一个讨饭的女人，还能是什么阶级敌人？这伙人凶神恶煞惯了，咱和他们浪

荡什么？就说肚子疼，要上茅房。队长说：“那你随后就来吧。”光子一闪，过巷子，摸黑到家睡去了。明日，村里一片风声，说是那伙果然拷打了白水，后来就赤条条将她衣服剥了轮奸。光子又是血气冲心，去找着队长讨骂，队长说：“你有证据吗？就是轮奸了，又怎么样？她是南山人，无家无室，就是靠那东西糊口的！”倒赏了光子一个耳光。光子咽了恶气回去，只是同情那白水，四处打听她被赶走后的消息，却传说是让狼吃了。说那夜被轮奸出走，到了东山龙王沟讨要，后来有人就在二道梁的梢林子见到她，五脏六腑全被狼掏吃了，头却完好，大颧骨脸上还是笑笑的。光子听了闷了半日，自此痴傻病又犯了，除了侍弄地里庄稼外，更是任何事不理不睬，人缘就愈发坏起来。到了秋季，秋庄稼还是歉收，包谷颗儿未饱满，就砍了连包谷芯子一块儿上碾子，砸成粥，回来拌了糊糊喝，喝得肚皮老大，像气蛤蟆。且喜后山五分自留地里，种了荞麦，倒长势茂密，眼见到了成熟日了，只害怕被人偷去，就在地边搭了庵棚，夜夜前去厮守。一日将荞麦割倒，堆在地头，天就黑严了，寻思明日一早背了回去，便坐在庵棚抽烟。抽过一个时辰，月色已满巷顶，突然间想到三日后就是拉毛的生日，不觉往事涌动，泪潸然落下。恰时听得索索声响，举目看时，巷外远处有一人影，绰绰如鬼，正移步荞麦堆旁。光子心中叫道：“有贼！”却并不喊，等贼走近荞麦堆见其用绳扎紧了一大捆，然后捆下铺了衣服，就从荞麦根部一把一把往出抽，抽出来的是光秆，颗粒就全脱下，然后又紧捆住，又是抽，反复不已，那衣服上便堆了好大一堆荞麦颗。贼已经在包起荞麦了，光子猛地扑过去，一下将贼按住，再伸手去抓头发，才发现是个女的。女贼一惊，却并未挣脱逃去，光子左一个耳光，右一个耳光抽打，女贼满口是血了，反倒仰起脸来，说：“你打吧，我白水是贼，打死了也不屈。”光子定睛急视，果真是白水，倒骇倒在地，叫道：“白水？你不是被狼吃了吗？”光子不知如何是好，默了多时，将那衣服包起来，挥挥手说：“你去吧，你去吧。”白水并不推辞，接了衣服包，转身走了，光子看见女人的腰身笨笨的，似乎是吃胖了。

回到庵里，光子如在梦里，疑心自己是否遇见鬼魔，起身又去看那荞麦，被偷去颗粒的荞麦秆还在，便信任白水并没有死，真真正正是在做了

贼，心中好生蹊跷。天明在村里说了，人人也皆吃惊。入夜，天气闷热，光子将门大开，拉张席在门道处来睡。天微亮起来小解，一翻身，触着一个热乎乎的东西，看时却又是白水，惊愕得张口结舌，回想夜里是何时来的，是否做过什么事情，白水见他苏醒，也翻身坐了，惨惨一笑，起身走了。光子跑出门来，残月还在半空，四面没个人影。走回家来，心仍在怦怦作跳。第二夜，独身一人睡下，天明又是白水在身边，再是惨然一笑，悄然而去。光子恐极，出来又不敢对人讲说，免得黑白说不清。第三夜再不敢在门道处睡，前后门关了。第四天下午，从地里回来，门却掩着。不见了门上挂着的锁子，以为忘了锁门，忙到门脑上摸钥匙，钥匙竟不见，脸都吓白了。推门进去，堂屋的土炕上，一炕桌冒热气的饭菜，端坐着白水，腰里套了绳子鞋耙，在织编草鞋。白水还是那身打扮，脸却洗得干净，头发光整，形容判若两人，从炕上溜下说：“你不要赶我，赶我我也不走。我不为别的，我只要你一句话，你把我收留下吧。”光子不知所措，说：“我怎么能收留你？你哪儿都可去得；这儿我不能要你。”白水就扑通跪下，泪水婆娑了：“我往哪儿去？我出来这两年里，因为我是女的，我才没有被饿死，也因我是个女的，我才哪里也不敢去了。你是老实人，你把我留下吧，我知道你没老婆，没儿子，我没别的本事，我能下苦，我能生孩子……”光子却已经把她推出门了，白水抱住门限不走，哇地就哭了，说道：“我不是个好女人，我该去死，可孩子他没有罪呀，你让我把这孩子也弄死吗？”光子说：“孩子，孩子在哪儿？”白水眼睛看着自己的腰，光子这才注意到她的肚子微凸，就叫道：“这是哪来的孩子，谁的孩子？”白水说：“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是谁的。”光子一阵恶心，唾了一口骂道：“不要皮脸，你还有脸寻到我这儿来！”浑身打战，砰地把门就关了。院子里一阵脚步声，接着是“咚”的一下，光子开门看时，白水瘫坐在地上，无声的眼泪纵横而下。光子也感觉到天地旋转，身子靠着门限软下去，好久好久，气缓过来，说：“白水，你走吧，你到二郎庙再去住下，我到时候找你吧。”白水颤悠悠爬起来，慢慢地走了。这一夜，光子在炕上辗转，心里好生难受，他不明白自己这辈子是怎么啦，尽遇些奇奇怪怪的女人。拉毛的事发后，他就不想再找女人，宁愿绝了这宗这门，也准备打一生光棍下去，可偏偏有女人就寻上门来。

白水不是好女人，好女人宁肯死去，也不这么窝窝囊囊活着，可白水恨死了那些糟蹋她的人，却对那些恶人带给她的恶种孩子这么死心疼爱。这就是女人吗？光子不是没情没欲的木头石头，可光子怎么能娶了这么一个女人？！他跪倒在拉毛的灵位前，给拉毛发誓，回到炕上，一闭眼却看见那白水挺着大肚子……他心真慌，思想心能掏出来，他就要把心掏出来扔了，撂了，少了这许多煎熬。他连夜去敲二爷的门，二爷是门中长者，听了却拉住光子的手说：“光子，权当积福吧，行善吧，女人能三番五次寻到你门下，那也是到了实在没地方的时候，你拾掇了吧。这不同拉毛，拉毛是趁人家大难占便宜，你这是难中救人啊！”光子听了老人言，到二郎庙里去接了白水，去队长家开了证明到公社办结婚证。队长说：“哈，找了这女人，老婆娃娃一块儿有了！”光子没有言语，回来接了白水到家，就算是结了婚。土炕上添两个枕头，夜里不再隔门缝撒尿了，买了一个新陶瓦尿盆。

腊月里，白水生下一子，虎头虎脑，光子起名虎娃。虎娃生性拗执，要哭就愣哭，每哄不下，却不大生病，喝米汤能喝一碗，且嘴始终不离，两眼直盯碗面，鼻孔喷出的粗气，竟冲得米汤出现两个小窝。光子见儿子可人，日子也过得比先前有味。白水有了丈夫，颜色也上了脸，腮帮丰满，白净光洁，倒比村中同龄妇人嫩面，人皆以为稀罕。光子往往从地里回来，瞧见妇人抱了孩子在院里打转转，一见却嚷：“虎娃要骑你的马马哩！”将孩子架在他的脖子上。他也就势在地上爬动，孩子揪他的头，后来热乎乎的东西从脖子上流下来。白水见了，反要说：“那又怎么啦？童尿大人喝了还治病哩。”饭菜便端上来，稀稠是现成的，热的。光子知道了女人的好处，也便第一碗献在拉毛的灵牌前。他说：“我真后悔作践了他。”

孩子两岁，腊月十四就过生日，光子积攒了一个冬天，筹款买了六斤肉，五十斤白萝卜，三十斤红萝卜，又将家里二三斗红薯面全舀了，等着那天客来，压了饽饽招待一次。头天晚上，什么都忙活罢了，鸡已叫了头遍，光子迷迷糊糊的，白水突然摇醒了他，说：“他大，我做了瞎瞎梦！”光子说：“什么梦，倒把你惊醒了？”白水说：“我梦见有人到咱家来，把你打死了，把虎娃也打死了，一把火烧了咱家的房子。”光子迷信，当下心里也寒，说：“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，你告我，那来的是什么人？”白水却不

说了，含糊其辞，未了咬了被头嚶泣。光子说：“罢了，为一个梦咱倒这么害怕。人常说梦是反着来的，睡吧。”就又睡下。天明，一家人起来，里里外外扫除卫生，虎娃裹新衣，又用洋红水在眉心点了，客人就来了，立在门前哗哗叭叭放一串鞭炮，就抱了虎娃，说孩子长得好，虽不是光子的血骨，却长得几分厮像，光子只是嘿嘿地笑。后来村中一伙人瞧光子不在场，都来抱了虎娃逗，说：“叫爹，叫爹！”气得白水抱了孩子进了屋。客到齐了，全部入席，光子给每一个人盅子里倒酒，后自个儿端一盅，说：“都不要嫌弃，喝啊！”就有一个帮忙的过来说：“光子，院门又来一伙人，不认得的。”光子说：“只要能来，就让人席坐吧。”帮忙人出去，立时院里进来几个人，横眉冷眼，直叫：“谁是光子？”白水正抱了孩子出堂屋，抬头看了，“呀！”的一声急转室内，但四个人已经瞧见，冲进去反手扭住了，推搡到院里。众人大哗。光子上前责问，一个麻脸说：“白水是我老婆，走了四年，我到处打听，原来在这里！”光子脸色变了，问白水：“这是怎么回事？白水，这是真的？”白水叫道：“我不回去，我不回去！”哭声狼号一般。麻脸冷笑道：“现在你明白了吧？”一巴掌打在白水脸上，骂道：“你不回去？活着是我家的人，死了也得是我家的鬼！”动手就往出拉。光子抱住不放，麻脸说：“兄弟，她给你做了两年老婆，你也是到还的时候了罢？眼再亮，我还要到政府告你，你拐良家妇人！”光子眼前一黑，跌坐在院子里。孩子大声哭娘！光子疯了一般把孩子抱在怀里，叫：“白水，白水！虎娃他娘！”白水被人拉到门外，将手中的顶针卸下来，丢给了光子，哭叫着被人拉走了。

光子一病，半个月没有下炕，虎娃被邻居的婶娘养着，日日夜夜哭着要娘。半月后，光子在村里走动，村人不敢相信他的头发胡子全花白，见人也不说话靠墙立着，只是手在裤腰里抓。偶尔捏出一个肉肉的东西，也不挤，在空中耷了。整整三年，拉扯着虎娃长大，男不男，女不女的，日月过得头份糟心。这年秋天，虎娃在外耍玩，和人打架，被骂是“杂种”，回来哭着一定要娘。光子心里发酸，说：“孩子，你是有娘的，娘在××，这村子爹也没法待了，我领你去寻你娘去！”锁了门，往××一带去，到了洛南，寻着白水家住的地方，那是一片沟地，阴洼里有几孔窑，窑门

却锁着，有蜘蛛在上结网。场院里生了蒿草，膝盖深的，人一进去，黑蚊子就扑上身，登时一身红肉疙瘩。光子出来问村人，回答是：白水回来后，痴痴傻傻，终日念叨她的虎娃，不和麻子同床卧枕，麻子用绳绑了她打，第二年春上她就死了。白水一死，麻子也破罐子破摔，迷上赌博，隔三间四地在地窖里耍钱，一次犯了事，被公安局抓去，再没回来。光子握着那枚黄铜顶针，扑倒在窑门口呜呜地哭。村人见父子俩可怜，安置了，让暂在一孔破窑里。窑已经快塌了，用一根木头在里边支着，如柱子一般，光子找了树枝编了柴门。白日里，领虎娃走东串西，帮人打些杂活混饭，夜里就回来歇身。村人说：“光子，这不是个长久，你说，你还会什么手艺不成？”光子说：“早年学过剿猪骗驴，我多年已不营生了。”村人说：“这倒好，你置上一套家具，把这手艺捡起来，总比现在饥一顿饱一顿的好，何况大人什么都可以混，这孩子还小，也不能这样下去呀！”光子觉得言之有理，就便重操旧业，赚得一些钱财粮食，竟也想法将虎娃送到村中小学去插班听课。他感激这地方人的厚道，也没脸回老家去，越发为人谨慎，殷勤处事，有了几分人缘，慢慢，此村也承认了他，帮他弄个证明，算做是村中一户了。

当时，此地面正闹腾一件大事，当地政府平反了一件冤案，村子里有好多人，曾被判刑二十年、十五年，如今回来，家家喜庆。逢着喝酒，光子也去了，席间问：“这是什么冤案，竟判你二十年？”平反的人说：“‘卫刘总队’呀！只说此案一辈子不能翻了，真是三十年河东，三十年河西，‘四人帮’却就倒了，刘少奇却是好人，监狱的人就全放了。”光子想起当年拉毛村里的案子，感叹这一桩案子牵涉这么大！也眼看着窗外，院门楼上有人正放鞭炮，下边一伙儿孩子抢着拾，吵得大呼小叫。主人又在让酒，人已经八成醉了，酒淋淋地湿了前心，光子说：“大哥，平反是平反了，这多年的牢也就这么白坐了！”不忍再喝下去。主人说：“哪里就是白坐了！政府还是好啊，每人放出来，十五年以上的补偿六百元，十年以上的补偿四百元，十年以下的也三百元。你想想，就是不坐牢，农民哪儿能拿出这么多钱？现在有了钱，买了粮，置了衣服，我还准备翻修一下房子，受苦是受苦了，可权当是去挣钱了呢。”光子没有接话，又喝了一盅，苦涩难咽，就告辞回窑里歇下。

三日后，光子出外剷猪，挣得一些钱，便买了一斤肉回来。虎娃不在，出去捡柴火了。窑里就来了一个人，棒槌脸，人中处长就一个黑痣，茸茸长了毛，见了光子笑道：“嗨，日子不错嘛，有肉吃了！”光子说：“多时没见腥了，孩子肚里寡哩。今日你不走，就在这儿吃吧。”那人也坐下来。果然不走，只瞅定光子发笑。光子说：“你笑什么？”那人不语，扳正光子头细细瞧那眉毛，说：“让我看看，你的眉骨白色了没有？”光子就笑：“你还会看麻衣相。”那人说：“是白色了，事情该成了。光子，这顿肉我是该吃了，我给你来做媒的。”光子并不反应，手里忙活。那人说：“吓，我给你说这么大的事，你竟不吭不哈？这女人好多人都在抢了，我闭口不允，专是给你的。”光子说：“我没那个福分，谁嫁了我，也只是要饭的。”那人说：“女人对我说了，她不图高官厚禄，图的是人，说死也不找本地的，你不是正好吗？”说话间，虎娃回来，担一笼柴火，一身泥土汗水。瞧见炒肉，喜欢得就趴在锅沿上。那人说：“虎娃，你要娘不要？”虎娃说：“要的，有娘了我能穿新衣裳。”那人就说：“光子，女寡难磨，男寡更难磨，一家两个光葫芦，被子破了没人补。”光子心便动了，问道：“这是啥女人？”回答是：“人没说的，梢子货哩，要是平常，你光子提百八十的礼也聘不到的，她是坐了牢才出来的，手里还捏有五百元钱哩。”光子叹了一口气，说：“是‘卫刘总队’的？一个女人也判了十五年？”那人说：“受了难，知道的事就多了，光子，这事就说定了，下午我领人来，你和她见见面吧。”当下肉已炒好，三人狼吞虎咽了一场，午后，光子把虎娃支应出去，等着那女人来，心里慌得不行，思想今生还能再娶个女人，犹如在梦里一般。对于女人，光子不是馋嘴猫，那份情火，昔日的冷水已经扑灭了，只是虎娃还小，没人照应，自己若这么下去，人不人，鬼不鬼，也没能力以后让孩子上学，这女人真能嫁过来，就可回商南去住，囫囵囫圇一个家，一生也就对得起虎娃了。思忖不已，听得窑前有了脚步声，心就怦然而动，偏故意坐着不动。媒人在外边叫：“客来了！”光子才迎出去，窑门口站着一个女人，不看则已，一看骇绝，女人也变脸失色，张嘴呼不出一个字来。媒人也呆了，叫道：“你们认识？”光子说：“认得。”便叫那女人：“亮亮，你怎么能在这儿？怎么就坐了牢？”亮亮随之泪如泉涌，径直入窑坐了，说：“人世上不走的路也

要走几遭，不见的人也要见几面，光子哥竟也在这儿！拉毛哥呢？”光子说：“死了，我作践了他，上吊死了。”亮亮说：“死了？死了也好。”两人说起往事，都没了激动，心平气和。光子见亮亮身子发胖，胖得极不正常，知道是患了肥胖病，性格也全然变了，若不是那张脸，谁也想不到这就是当年的亮亮。三人说了一些话，媒人便起身走了，说：“既然都是熟人，我在这儿也是多余，你们好好叙叙，明日我来讨你们的准话。”两人坐着到天黑，虎娃也回来，亮亮招之，则热乎而来，似前世有缘，亮亮也全无往昔的羞愧，说了很多这些年的遭遇。先是亮亮在洛南北川，父亲为北川中学教师，母在家务农，亮亮无兄长，一直跟爹住校念书。“卫刘总队”案子发后，爹受到牵连，清查时被人打死。亮亮四处给爹翻案，也被诬陷为“卫刘总队”的人员，就到外寻着抓她，她出逃时在洛河落水，才被拉毛、光子打捞上来。她感激拉毛和光子，却不敢说明自己的身份。那天，她正在熟睡，拉毛拔了门关进来，要和她睡觉，她先是不肯，后觉得有救命之恩也就迁就了他。被光子发觉后，她羞愧难言，等光子一走，自己也就走了。没想这次事却有了后果，七个月后，生下一个女孩。她抱着孩子逃回老家，母亲经人威逼交出女儿，悲愤上吊死了。也就在当天晚上，来人将她抓走了。孩子当时交给一个陌生人，只说是其父叫拉毛，在洛南××村，从此身陷囹圄，与外界隔绝。光子听罢，已是泪流满面，后悔那时不该羞辱拉毛，若那时他们做了夫妇，也不至于弄到现在地步。亮亮说：“光子哥，过去的事就不说了。”光子说：“是的，不说了。这些年里，你在牢里也受了苦？”亮亮说：“苦是苦，我只说今生今世就死在牢里了，没想到还能出来。出来了，我亮亮还要办一件大事呀！”光子问道：“什么大事？”亮亮便从桌上取了烟来抽，直直拿眼睛看光子，说：“难道这牢就这么一坐几年就了了？我爹就那么白白死了？”光子说：“政府不是给你发了钱吗？”亮亮便从腰里取出一沓钱，“啪”地压在桌上：“是发了钱。可一件冤案，牵涉了二三百人，这是谁制造的，总不能一尽儿推给‘四人帮’？！当年一手搞的那些人，却说当年抓是对的，现在放也是对的，他们照样还在位上。那个姓巩的军宣队长现转业了还是个主任，那个公安局长还是局长，这件冤案，他们先是压住不理，后来上边有人提说这事，查下来，才不得已着手办的。从公社到区上，